

亲爱的党，此生无悔跟定了你

●史守开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像小水滴一样渺小的我，32年前，有幸跨进组织的大门，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汇入这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洪流中，那种幸运、那种豪迈、那种激情飞扬，一直伴随我度过了一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扪心自问，此生无悔跟了党走！

岁月悠悠，我们的党迎来了101岁生日，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在风雨腥风中诞生，在硝烟弥漫中磨练，在改革开放中探索，直到今天走上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以何其宏伟的伟业功勋赢得了亿万民众的拥护和信赖。百年征途，我们是怎样从建党之初的区区五十万人壮大到九千六百多万人。这种几何级数式增长，如何能不让人心潮澎湃、满怀激烈？这种无以伦比的体量，如何能让汇入其中的我们不感受到排山倒海的气势与纵横浩荡的豪迈？

百年来的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来都没有离我们太远。霸凌、侵占、杀戮、掠夺、血腥，始终没有摆脱被少数强权操控，贫困、离别、悲伤、无助始终是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恶梦。人类要生存下去，文明要延续下去，社会要发展下去，善良的人们也必须学会“与狼共舞”，而要想与狼共舞，你就必须与狼一样强大，甚至象“超级狼”一样强大。——因为我们别

编者的话

与伟大的党同心同德，与伟大的时代同频共振。本刊今日起开辟“喜迎二十大，颂歌献给党”专栏，将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鼓舞和激励全市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

无选择。百年沧桑、百年磨砺、百年奋斗，当我们站在世界之巅，昂首挺胸向强盗说“不”的时候，敢为弱者鼓于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做到了！

“只要心灵干净，走到哪里世界都干净”。百年征程、百年探索、百年牺牲，我们党硬生生将一个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百业凋弊的旧中国，打造成如今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经济欣欣向荣的人间香格里拉。当我们感慨“并非我们处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因为我们在生了一个和平的国度”，而这个和平的国度，正是因为有我们的党啊！——带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的党做到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本科飞行学员入伍时，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贫穷。一个地区十几个县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居然不抵一架在役的战机。军队服役24年，作为军队的一员，曾经有过的自卑、无奈、不甘、悲愤，尚记忆犹新；而不断闪现的企盼、欣慰、感动、奋发，也尚历历在目；但是，更有接踵而至的错愕、惊喜、激情、自豪，尚在不断刷新我的认知。

雁塞巍峨、秦水灵秀，朔州作为“右玉精神”的发祥地，半个世纪以来，我也见证了家乡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事业渐次兴旺发达，人居环境日益优美宜人，人民群众渐幸福安康。32年前，我有幸成为党的事业的参与者，更加切身感受

到了党的机体是多么的强大与浩瀚啊！这种强大与浩瀚，足以形成对发展难题的势如破竹，足以形成对各类淤垢的摧枯拉朽。从顶层到基层、从全局到局部，这是一个何其令人仰慕的伟大的党啊！谁说“文学从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有幸生在这个风起云涌的百年变局中，有幸目睹时代大潮中涌现的弄潮儿，有幸参与这个豪情激荡的新时代，良知告诉我们，不唱赞歌，成吗？漆黑的暗夜成就了我黑色的眼睛，促使我努力去探索光明；明媚的阳光鼓舞着我的心智，激励我不断追求纯洁与高尚；而鲜艳的党旗则指引着我，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红皮红瓤的共产党人，并坚定地与此浩瀚的洪流一起走向永远。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当前，中华民族正在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努力奋进，世界上诸多的国家正为能够搭上“一带一路”的历史班车积极靠近我们。这是一场何其迅猛的洪流啊！老骥伏枥，雄心犹在。有幸纳入这洪流，我愿怀着这种追求，捧着这颗诚心，带着这种力量，继续将此生的光与热献给这人间最美好的事业！

近六十载人生，近四十载征途，三十二载党龄，亲爱的党，此生无悔跟定了你！



打卡网红，书香文旅，清凉夏夜颜如玉。时空隧道划光阴，彩虹流水莲花雨。

塞外宜居，和风暗绿，微波荡漾心如许。地摊文化暖游人，一杯月色添真趣。

薛礼伟 摄影 刘秀林 配词

夜市

律诗十首

●康彩兰

朔州

内外长城地势殊，风沙吹老众林胡。云沉马邑怜残戍，夜渡桑干悲远途。胜武当年戈不止，闻关今日步无虞。春来千里塞原上，崛起能源新绿都。

雨夜有寄

乍暖乍寒天，春花各自怜。雨霏愁夹雪，梦远忆浮烟。且耐三分冷，来修半世缘。倚窗谁独立，思绪到幽燕。

三青梁踏青

壑野多藏古，春深故起云。倚扉怜老屋，对景属奇文。风飒兴难阻，歌酣近可闻。村头何问俗，衰谢自纷纷。

神头春日

试水两三鸭，春来嬉碧池。丛芦斜顾影，曲槛坐题诗。青入游人眼，绿垂垂柳丝。桑源新可掬，雨后最相宜。

泮汇公园春日

新晴雨后不沾泥，烟树苍苍雾霁齐。好梦欲随春草绿，市声尽隔小桥西。新闻楼阁堪称秀，似此林山宜与栖。有忆并肩谈笑处，风中遥望意痴迷。

山间小路

●董相

林中鹤鸟喳喳叫，路窄坡斜步步高。枝覆遮阳光拒外，游人侧过树还摇。

桃花源

际天芳草翠相随，一点新晴惹远思。碧水潺潺流曲岸，夭桃灼灼祭春祠。半生自信无非酒，三径逍遥皆是诗。但愿林山归晚照，残莺何处唤云枝。

窗外

可傍闲云来去频，遐思无限到遥津。故园已共苍山远，世事长随柳色新。千里芑青残暮霭，几声莺啭属何人。落花飞絮迷蒙里，惆怅流光又一春。

窗外有忆

当年生痘因蒙童，一角窗台望不穷。满目青青心草长，三春踯躅梦随风。雀儿飞过碧烟老，影子敲斜夕照红。始识自由如野马，焉能束缚在樊笼。

暮春雅集

花絮纷飞细可听，南园小集拟兰亭。山光欲觅风中紫，草色堪怜雨后青。但有孟嘉曾落帽，何妨刘向不传经。吾侪已醉春归处，诗意人生一忘形。

淮院

别样深心别样名，海窑十二号连城。山前卜筑但期读，方外思耘未及耕。寻梦可怜三径远，逃秦却剩一痕轻。堡门虚掩人何处，野老村头叹有声。

生活

●田鹏程

生活就像一条河，向海路上坎坷多。笑看风云千万变，一路奔腾一路歌。

诗二首

●黑骏马

不加修饰的土豆

乡下人，都太老实了
生来很少夸夸其谈
用的最多的是动词
形容词在他面前
形同虚设
长得也大老实巴交
不是一根筋死犟，就是缺心眼

只要见了亲戚朋友

有什么拿什么
有多少拿多少
就像那辈子欠下似的
唯恐对不起人家的好

时间久了

那些老实巴交的土豆
也耳熏目染，受了调教
刚从地里滚出来
也不拍拍身上的土
就灰头土脸
溜进了超市出售

也不管个子高低，谁胖谁瘦

是不是亲属，邻居
不修边幅地，摆成一堆
挤在筐子里
等待售卖无悔

简单的生活

简单，就是要学会删繁就简
能删则删，能简则简
该简化的简化，该省略的省略
简单到深居简出，四舍五入
简单到一日三餐，省一顿是一顿
简单到虚伪朋友，少一个是一个
简单到只穿短裤，二股筋背心就能生活
简单到，迎来源头也不再四菜八碟
只要有酒可喝，有风吹，有月亮作伴
吃什么都是大鱼大肉的做派
都有仪式感
简单到，曾经难以咽下的粗茶淡饭
怎么品都是山珍海味，满汉全席般
以前，总幻想情人、知己，私生子
如今，
诗成了最忠实的情人，一堆诗生子
不遮不掩，
也不违反法律法规、仁义道德
不用买香包、首饰，不献媚
也感情满满
不是每个人都能侥幸逃脱
必须承诺兑现
最后
连曾经奢望的豪华葬礼也一并毁约
一个人走，谁也不通知
不打招呼，不做告别仪式
一概省略，一切从简

投稿邮箱：szrbf@126.com

我有一个小院

●樊海霞

幼年的小院是我一生的情怀，钢筋水泥的城市一度让我窒息，不知为何，总是对土墙土窑的小院情有独钟，看见就想安静地休憩一下心灵。

于是，我买了一个小院，想在繁华的都市外，辟半亩地，扎两道篱，素琴一枚，安守一颗无华的心。

千帆过尽，心事沉淀。厚重的人生需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释放。

四畦菜地，不多，可种儿子爱吃的黄瓜，我爱的西红柿就好，六十盆花，姹紫嫣红就好。

随着春风送暖入屠苏，塞北渐渐地热了起来。五月，阳光晴好，正是种地的好时节。

刚刚下过一场透雨，我买了黄瓜和西红柿秧苗，开始种起来了，欣喜的是一苗都没有死。儿子想吃瓜，我还从新疆买了哈密瓜籽，前个晚上也刚刚种上。等着长出藤蔓，绿色的藤蔓趴在地上，滚圆的瓜结出来。

去年种的葡萄树，冬天忘了刨回根放在家里，今年竟然也奇迹般地活了，郁郁葱葱的绿爬满玻璃房顶，那葡萄的绿叶本就像一朵盛开的花型，又绿得好看，如一朵朵珍贵的绿色花儿。这几日已经有一串串的小如米粒的葡萄结上了，只等在我每日的注视下红了脸。

新近种的草莓也已经结上红红的草莓了，我把它种在我窗户对面的墙根下，在我去年种的一排果树下，阴凉的地方，有树叶的庇护，虽然是在背阴面，它们却长得很喜人，看叶子就知道它们是多么惬意地生活在这里。那叶子舒展的好像还有张力，一直用力往大撑开的样子，舒展的，随风笑意盈盈。

那一排树，确切的说应该是五棵，具体种的什么树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那棵最高的是枣树，因为枣树当年结果，去年

刚种上就已经结了七八颗红枣，脆甜的枣香味让我记忆深刻。今年它却发出的绿叶最迟，我只道它是死了，原来是枣树发芽就迟，它不急着想报春，只在蓄积能量，给我卯足劲今年多结红枣。满树红枣已经在我的想象里了。

今年初夏那排树里最抢风头的是那棵开满白色花的山楂树，不是邻居告诉我，我都不知道它就是“山楂树之恋”的山楂树。那一树成十字花科形状的白色花抢足了风头，引得邻人纷纷来驻足观赏。生在塞北的我才第一次看见山楂树。真得很美，怪不得要在山楂树下恋爱呢。那种美看见你就有恋爱的冲动。这几天白天晒了，那碎掉般的如小雪花的花瓣落在黑色的泥土上，落了一层，让我心生怜惜，才知黛玉为何要葬花，真得不忍那那么清美的小白花柔嫩地凋谢在污泥里，任凭风出雨打，好在山楂的小果子已经半成型，便更对那些花怜惜之外又生了敬畏之心，没有花的美，哪有果的香，那花，又何曾不是曾经的我，何曾不是所有的女人，凋谢了如花容颜，结出来丰硕的果实。

其余几棵树我具体记不住了，看叶子也不知道，只记得应该是苹果，小果子等。苹果儿子爱吃，应该是种了有两棵，遗憾没有买上杏树，不能圆儿时吃杏儿的梦，可是，上天是如此眷顾我，竟然在墙角，我的树的旁边，挤着长出一棵小杏树。你想砍掉它，它好像也不允

许，它的根在墙缝里，它随着我给树浇的水，野蛮地生长着，没几日的的光景，竟然长得和我精心培育的树一样高了。它很开心般的随风起舞，娇嫩的树枝好像是在和我说着感谢。就像那只流浪的橘猫，非要蹭过来吃我的猫粮，大胆地看我，不害怕我赶它，就那样执意地要留下要我养它一样。虽然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却给了我一样的感觉。我就心生怜爱的一并收了，精心养了它们。

树边，我种了一排花，买了竹编的花盆，诗意又浪漫，卖花的人给我种了六十盆，连同放在篱笆墙边的龙须和三角梅，让我的小院姹紫嫣红，非洲茉莉，鸿运当头，康乃馨，牡丹花，大丽花，小丽花，还有那顽强喜人的康绣球，都在大朵大朵地开着花，绿着叶子，让我的小院比邻家只种菜的菜园子又多了一份美，一份异趣。

我种菜吃，不一定能吃多少，但是，每日清晨起来，到我的小院转转，看看微凉的清晨里，那些菜又长高了多少，它们也是好像想让我夸奖似的，一天一个样，天天有变化，天天有长大，让我非常开心，非常有成就感。连同那些苦菜拔了一茬又一茬地生长，也让我欢喜。隔壁老人就指着我的苦菜吃了，隔几日拔了调着吃，美其名曰为我除草，说我的菜园子长得草都不一般，我也是觉得它们好可爱！和那棵野生的杏树，和那只赶不走的流浪猫一样，都是要挤

朔县年俗杂忆(五十二)

跑早船

●陈永胜

来人，多则上百人。早船也无定数，少则两只或四只，多则十只甚至二十只，一般都是偶数，走在街上双排并行，场面宏大，极是招人。朔县商业系统的“早船”一般十只或十二只，每只船里有一位演员扮演船娘，另外还有两三手持划桨的演员扮演艄公，在“早船”的后面是四五十名普通的演员。所有的演员都化装成不同的角色，如传统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角，也有现代戏中的工、农、兵、学、商等角色。在服装的搭配上，追求“浓艳”二字，如红袄袄配绿裤裤、桃红衫衫配黄裤裤、豆绿袄袄配天蓝色裤裤等等，这些服装均是绸缎材料，色彩艳丽，迎风招展。尤其是那些坐船的船娘打扮得更为精心，除去一般的开脸化妆外，脚穿绣花鞋，头插牡丹花，都是旦角打扮。坐在早船里，比起舞台上的林黛玉、崔莺莺来也是毫不逊色的。

“早船”里的船娘其实并不是坐在“船”上的，她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因为“早船”并没有船底，是空心的。坐船时，一个人轻轻地把“船”抬起来，船娘猫腰钻进去，两手握住正中的船帮沿，此时的“船”离开地面约有三四十厘米高，船帮离地面仅有一寸把半高。“早船”如何能跑出水上的真船的神韵，仅仅靠打扮“早船”远远不够，主要还得依靠船娘子的表演技艺。因此船娘的扮演者并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再看那艄

公，都是老生打扮，长须飘飘，虎目圆睁，不怒而威。

跑早船的表演由“过街”和“打场子”组成。所谓“过街”就是整个“早船队”排列成两路纵队在街上走，艄公手持划桨在先，“早船”左右摇曳着跟随，紧接着便是不坐船的步行的众多“船娘”，抑或是坐船的乘客，人们也称之为秧歌队。最后是若干人组成的鼓乐队在殿后。这样“过街”，首先是为了把“早船队”的整体形象展示给看红火的市民，以期博得人们的青睐。其次是演员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不歇不住地“打场子”表演献艺。

三

“打场子”就是打开场面专门表演，和高跷队、“狮子队”“龙灯队”的“打场子”一个道理。“打场子”需要一个比较宽广的场地，比如十字街头、广场、单位大院等地方。

记得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我曾在老城十字街看了商业系统的一场完整的早船表演，回忆起来还有一点印象。那时十字街还没有新建的文昌阁，场地十分宽敞。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观看表演的群众已把“早船队”围在了中间。此时，只听“咚咚咚——咚，咚不隆咚——咚”的鼓点声暴雨般地敲了起来，艄公开始“拔船”了，他们手持划桨开始“撑船”“拗船”，站在

船的两头“翘船”，并张起“船帆”，拉开“船绳”，拔出“铁锚”。艄公的表演惟妙惟肖，我当时看得其实并不明白，因为咱是“旱鸭子”，从小就没见过什么船只，自然不知道什么“撑船”“拗船”等术语。正所谓“外行看热闹”而已。此时，唢呐曲牌响了起来，所有早船随着艄公的划桨姿势，开始在水上行走，秧歌队排成双行随之前行。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早船跑出了“枣牌”“穿心箭”“四门抖底”“蒜辫子”等队形。

当音乐节奏加快时，象征着狂风巨浪向小船袭来，表演者在紧锣密鼓中跑出“蛇盘九颗蛋”“十二莲花灯”“八卦船顶”“天地牌子”等队形。在遇到旋涡、礁石时，则表演成走出“牛牛窝”“蛇蜕皮”等队形。这时，由部分演员表演的“陷船”，其演员沿着场地围成圆圈，原地蹲下。“陷船”是“打场子”的继续，也是跑早船表演的高潮。它反映了船搁浅后人们的不同态度：艄公脱掉衣服，解下腰带，进入水中，手搬船帮，用身子背船。乘客中有的人在磕头，有的人在说风凉话，也有的人抓傻小子，想拿他来祭河神，等等。一系列的表演紧紧抓着观众的心，看得人们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经过一番周折后，船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艄公们分别放下划桨，拴好船，上岸，答谢观众。“跑早船”表演到此结束。相对商业系统的“早船队”，教育系统的“早船队”基本上是由学生组成的“娃娃队”，规模倒是不小，但表演的艺术性就差得远了，不过是“过街”而已。不过，“娃娃队”也都是化了妆的，扭着秧歌走在大街上，也就自成一风景。有谁家的娃娃参加了“跑早船”，家长和亲戚朋友们是格外关注的，因此，欣赏观看的观众似乎更多。

新千年以后，“早船队”很少在大街上见了，像朔县商业系统那样的阵势我再也未遇见过。